



熊十力的哲學思想

熊十力（一八八四—一九六八）原名升桓，字子真，湖北黃岡人。曾參加武昌起義，辛亥革命後到南京楊仁山居士創辦的支那內學院研究佛學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。抗日戰爭期間講學於四川復性學院。他融會儒釋思想，發揮「周易」、宋明理學和佛教法相唯識之學，提出「新唯識論」，引起當時學術界的重視。巨贊法師不同意他的觀點，多次撰文評述，發表於北京「法音」雙月刊。熊十力的另一著作「佛家名相通釋」，曾被譽為「簡明佛學辭典」。該書分上、下二卷。上卷據「大乘五蘊論」，依法相思想體系，分條析理，詮釋五位百法。下卷據「成唯識論」，依唯識思想體系，「抉擇旨歸，搜尋義蘊」，講說唯識諸名相。他捨棄了佛學上種多派系糾纏不清的敘述，從佛學上整體性與連貫性出發，深入淺出地闡述發揮佛學的體系，探究其間的有機關

聯，這無疑給讀者指出了免入迷津的途徑，因此受到初學者的歡迎。同時，這本書以一個名詞為一條目的形式加以編排論述，既便於尋檢，又可使佛學名相望而生畏的人順藤摸瓜，搞清來龍去脈。因此熊十力的哲學思想影響較大。其他哲學著作還有「破『新唯識論』」、「十力論學語要」、「體用論」、「明心篇」、「乾坤衍」、「原儒」等，大約三百餘萬言。熊十力其人其書，在英、美、法國編寫大型百科全書中都有專條論列，海外華裔學術界更是將他奉為學頭，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園的一株奇葩。

梁啟超曾說過：「晚清所謂新學家者，殆無一不與佛學有聯系。」如康有為、譚嗣同、章太炎、梁漱溟等，熊十力也不例外。

。他提出的『新唯識論』哲學思想體系，融佛家各宗和儒道諸家爲一爐，以「體用不二」、「翕闢成變」、「反求自識」爲綱宗，深邃獨到，有其創新的一面。但佛學畢竟包含出間、出世兩個方面，有其因明邏輯，緣起性空的基本觀點，不能生套硬搬，作大雜會，這也是巨贊法師不同意他的部份哲學論證的原因所在。十年內亂時期，熊十力哲學思想並不例外地貼上「五四以來反動思想學說」的封籤而被打入冷宮。一九八五年年底，在熊十力家鄉湖北黃岡舉行了「熊十力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」，到會參加的有海內外學者一百多人，收到論文六十多篇，著作一部，大家從各個角度對熊十力和他的哲學思想作了深入的探討，著名學者侯外廬、任繼愈等都比較客觀地評述了熊十力的學說成就。武漢大學郭齊勇編著的「熊十力及其哲學」，更是國內第一部研究熊十力的學術專著。作者擁有大量的第一手資料，對熊十力哲學的命題、範疇及其產生這種哲學思想淵源、文化氣氛作了較爲細緻的探討。另外，中華書局將繼續出版由著名哲學家蕭挺文、湯一介教授主編的「熊十力論著集」，形成熊十力哲學思想研究的一股方興未艾的勢頭。

熊十力在「心書」中對佛教作了這樣的評述：「古今言哲理者，最精莫如佛，而教外別傳之旨，尤爲卓絕。」他又篤信輪迴，認爲「此處信不及，則佛之教義，全盤推翻」，他推崇章太炎「大乘佛教緣起考」中的「大乘勝義，在先立如來藏識，藏識之名，本由小乘無我、數論神我相較而成」的說法，他在「破新唯識論」中寫道：

「世親出入外小，晚乃向大，嘗爲金十七頌造長行，足知其影响於數論者甚深。數論立勝性以爲變易之根，世親立種爲現變

之因，頗與相類。但有不同者，則不以爲恒常法，而又爲賴耶所攝持。要其大端甚是，則無可掩。」可見熊十力的佛學基本論點，是深受章太炎的影响的。

「十力語要」說：「『雜阿含』等四阿含爲原始佛家思想。吾嘗據『雜阿含』以求原始佛家思想，而謂是期思想只是人生論。」這就是熊十力「新唯識論」所謂世親始尊識能變，以明宇宙緣起的注解。其實，熊十力所得的結論是主觀的臆測。「長阿含經」中論述山海四洲、諸天諸趣等，皆爲大乘所本，難道說不是宇宙論嗎？俗話說：「盡已則盡物，知人則知天，」（這「天」字就是指宇宙），難道能把宇宙人生一分爲二嗎？至於世親之所以獨詳宇宙緣起的原因，是有其歷史發展的原因的。熊十力如果能從「六足」、「婆娑」、「俱舍」、「正理」、「雜心」、「成實」等論中求證，當能悟到世親立說的根源吧。

「十力語要」在答李德華提問中說：

「煩惱無始有終，不可說煩惱終。假其無終，則佛法不必修行，以煩惱無終故。唯其有終，所以貴用修行，以折伏此煩惱而令其終斷也。先生意爲煩惱從何而來，佛家於此問題從不解答。此中意義深微，難以言顯，煩惱本不實在，如何可追問來由？須知追問來由，便已是執著之心，即煩惱發現也。」

這段答問看來順理成章，其實却有片面性。說煩惱有終是對的，但認爲佛家從不解答煩惱從何而來並不正確。煩惱無實，正應問明來處，然後可以下手修行，存而不論，怎能解決問題？至於所謂「追問來由，即是煩惱發現」，雖也有點道理，但近於禪

宗的「打機鋒」。唐復禮法師曾作偈云：

「眞法性本淨，妄念何由起？許妄從眞生，此妄安可止。無初則無末，有終應有始。無始而有終，長懷慳斯理。願爲開秘密，祈之出生死。」

說明「始」與「終」是對待立的。無始不可以有終，圓環是沒有始終的。有終則必有始，萬事萬物，沒有一個無起盡的。所以無始有終之言，實與世間相連。因爲始、終兩個時間上的概念，是依因果或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時而立名的。因果三時，都是我們認識上的「影像相分」，或者叫做「分位假法」，都沒有實體，也沒有實在界限可得。所以終之與始，都不是絕對相因；既非絕對相因，懷疑無始而有終，或責問有終必有始，就未免拘於一曲，所以「四明」說「不可答也」。如果能進而研究所以假立分位的原因，則一切疑難，就煥然求釋了。熊十力在名相中鑽牛角尖，自然「此路不通」。

熊十力的「新唯識論」發表後，曾引起論戰，如「破新唯識論」、「破破新唯識論」等，一時象說紛紜，引人矚目。雖然熊十力並不是眞正的佛學家，他的融通佛儒道的觀點不免牽強附會，但他在半個多世紀的求索生涯中，刻苦砥礪，勤於著述的精神，還是值得推崇的。我們認爲，對於一種思想形態的把握，應該從特定歷史環境下去開掘，因爲「每一個哲學在全部過程裏是一種特殊的發展階段，有它一定的地位。在這地位裏，有它的眞實意義和價值。」對熊十力哲學思想的研究也適用於這個原則。蔡元培在「熊子眞心書序」中說：「貫通百家，融會儒佛，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清心寡欲之旨，養其至大至剛之氣。」這實際上是熊十力哲學的實質，佛學只不過是用來裝飾外表而已。（完）

（上接第44頁「虛雲和尚」）

德清給那大遊行人潮封鎖在江邊好幾個小時，前進不得，太陽又猛烈毒熱，他口渴得難受，幸而路邊有些小販販賣水菓，他買些西瓜吃了，聊可解渴，他望着恒河，只盼有渡船來到，渡他過江北行，哪知此日梢公也都偷懶，渡船都停開了，人人都忙於看大遊行。德清白等一日，看到的帆船數百艘，也都是插旗掛花，鼓樂喧天，在河中奉着準提聖母神像遊行，又有些人把彩紙糊成的一些神像花串供物放到河水裏，燒香拜送，又有好幾百隻小艇，各皆裝滿了信徒，在河中划槳搖櫓，又拜又唱。各種熱鬧，足足鬧到深夜，河面還有千百盞奶油香燈，照得水面點點燈光，碼頭邊上演印度古裝戲曲，觀衆圍了個水洩不通，戲班唱戲酬神，唱了一班又換一班，喧天鬧地，一直唱到天亮，看戲的人早已睡滿了一地，戲台上還唱個沒完。

打了一個盹醒來，德清看那些印度人，睡倒在水邊，成千成萬，睡態恐怖，好像是伏屍，難怪當年太子看見宮女睡倒如屍而心生寒惕了。

他踏下石級，忽見迎面駛來一艘帆船，船頭站着一批黃袍和尚，向他招手，等來近看時，原來正是那批同拜佛地的錫蘭僧團，靠了岸，紛紛上來見禮。

「德清師，你怎麼還在這裡呀？」錫蘭僧長笑道：「我們都去過卡德滿都回來了。」

言語雖不通，彼此是可以從態度手勢明白的，德清懂得他們的意思，重見到他們，他真是歡喜極了。

「我一路步行，走得慢。」德清說：「走了半個月，才走到此地，你們怎麼來得這麼快呢？」

錫蘭僧長道：「我們從卡德滿都回程下山，走到剛德河上游，就顧了船直來了，來到河口到柏特那買辦些食物，不想又遇見你。」（未完）